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增修書說卷二十一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增修書說

提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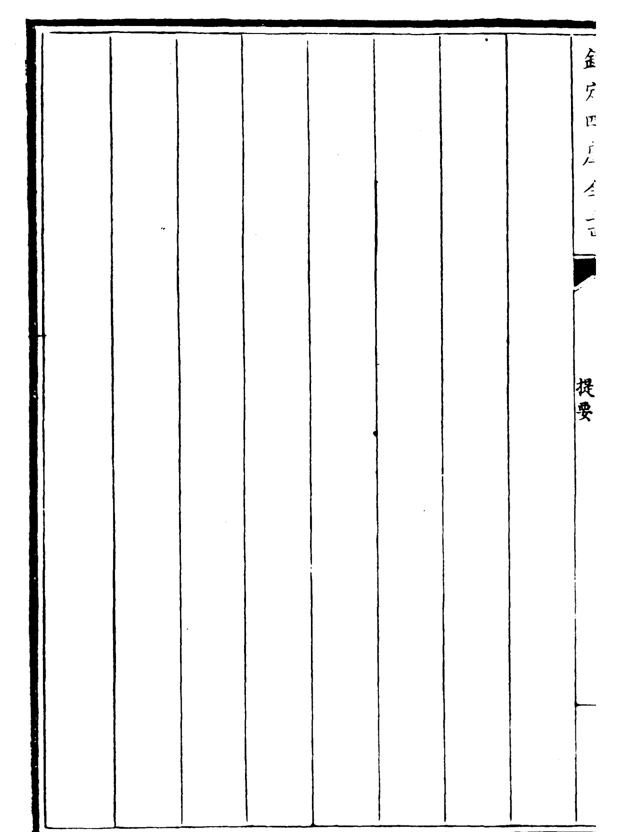
臣等謹案書說三十五卷宋呂祖謙撰其門人時瀾增修通考云十卷趙希弁讀書附志云六卷悉與此不合葢彼乃祖謙原書未經時瀾所補者其時尚未成編傳鈔者隨意分卷故二家亦互異耳朱子嘗謂祖謙之書不

欲闕疑故徵有尖巧之病要其開闢疏通實多先儒所未發或又謂祖謙原本由秦誓上溯洛誥乃補林之奇解所未備瀾不知其意而增修之失其本懐然三山書傳主于考據疏證是編則主于講明義理實則各自為書未可以是咎瀾也瀾官爵無可考周必大祭瀾文稱從政郎差充西外睦宗院宗學教授瀾自序則稱以西邱文學入三山監丞是瀾

作是書之時實為監丞其後則為教授耳乾隆三十九年十一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提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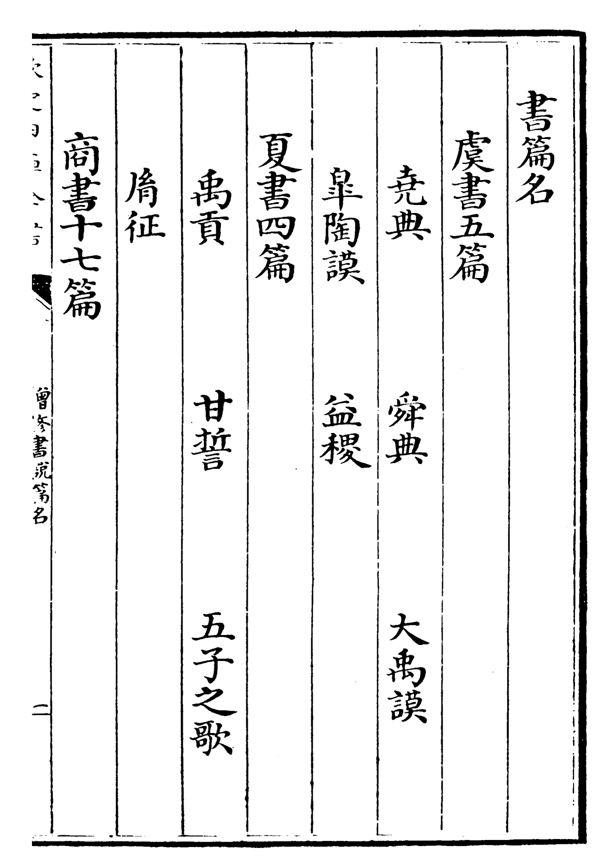
增修東萊書說序

生蒸民而理之皆天也綱三常五以範人事君師贊焉出為大綱小紀公卿大夫士而等級維之然後以化以育以立人而天成地平而位三才時有先後道有升降是以為二帝三王而虞夏殷周之書作經生襲陋病不能窺也東萊夫子講道於金華首攄是書之藴門人實之片言隻字退而識録見者恐後亟以板行家藏人誦不可禁禦夫子謂俚辭間之繁亂複雜義其隱乎修而

定之瀾執經左右面承修定之旨曰唐虞三代之氣象不著於吾心何以接典謨訓誥之精微生乎百世之下陶於風氣之餘而讀是書無怪乎白頭而如新也周室既東王跡幾熄流風善政猶有存者於橫流肆行之中有間見錯出之理辨純于疵識眞于異此其門邪仲尼定書歷代之變具焉由是而入可以覩禹湯文武之大全矣自堂徂奥以造帝者泝而求之于秦誓始至于洛誥而工夫之不繼悲夫書說之行于世終狐裘而羔袖

瀾以西邸文學入三山監丞全州鄭公肇之臭味傾葢謂瀾東萊説經其純不可得而見者莫如書説子盍補其餘工瀾謝不敢僭曰子師之書非子誰責且所欲修者門人識録之陋耳而後師之説明子何嫌於是記憶舊聞如對夫子伏而讀之清其俚辭芟夷繁亂剪截複雜俾就雅馴至於旨意所出毫髮已見罔敢參與嗚呼上帝臨女此義可不存邪同焉者曰猶不避乎異焉者曰安用是或察焉取未修之書合而觀乃免開禧丁卯

十有一月日南至門人金華時瀾書



書篇名

虞書五篇

堯典　舜典　大禹謨

皐陶謨　益稷

夏書四篇

禹貢　甘誓　五子之歌

胤征

商書十七篇

湯誓　仲虺之誥　湯誥

伊訓　太甲上　太甲中

太甲下　咸有一德　盤庚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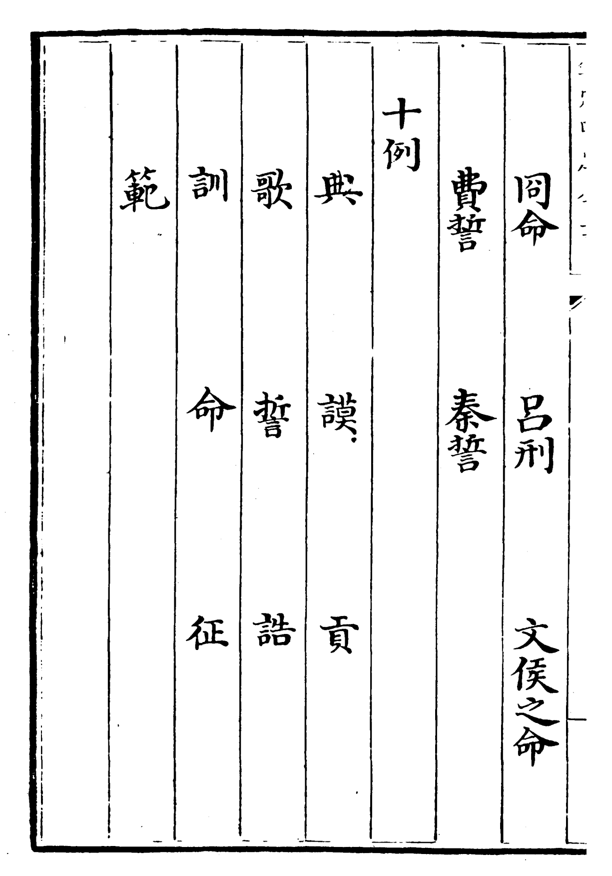
盤庚中　盤庚下　說命上

說命中　說命下　高宗肜日

西伯戡黎　微子

周書三十二篇

泰誓上　泰誓中　泰誓下



冏命　呂刑　文侯之命

費誓　秦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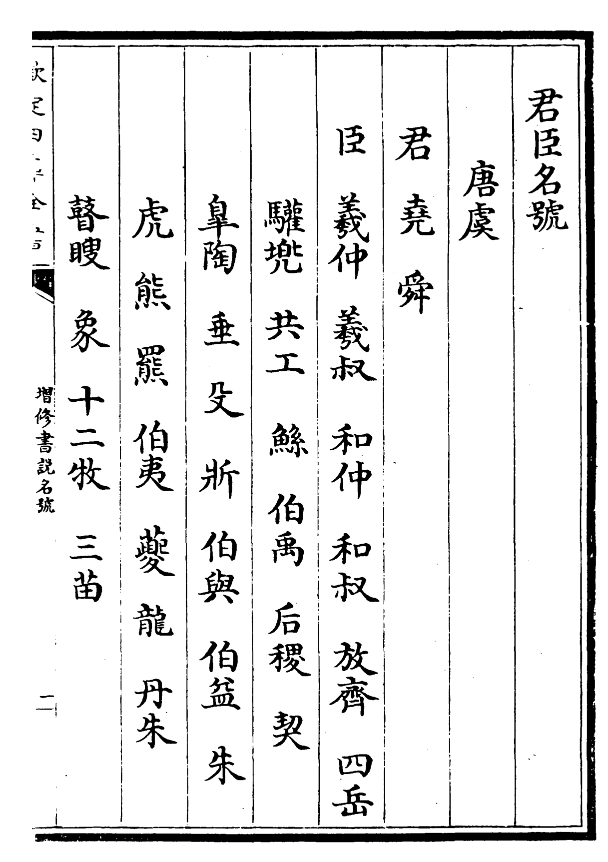
十例

典　謨　貢

歌　誓　誥

訓　命　征

範



君臣名號

唐虞

君 堯 舜

臣 羲仲 羲叔 和仲 和叔 放齊 四岳

驩兜 共工 鯀 伯禹 后稷 契

臯陶 垂 殳 斨 伯與 伯益 朱

虎 熊 羆 伯夷 夔 龍 丹朱

瞽瞍 象 十二牧 三苗

夏

君 禹 啟 太康 仲康 桀

臣 益 羲和 有扈氏 五子 后羿 胤侯

商

君 契 成湯 太甲 沃丁 太戊 仲丁

河亶甲 祖乙 盤庚 高宗 受

臣 伊尹 汝鳩 汝方 誼伯 仲伯 仲虺

咎單 伊陟 疑至 臣扈 原 巫咸

巫賢　甘盤　傅說　祖已　祖伊　微子

箕子　比干　商容　膠鬲　葛伯

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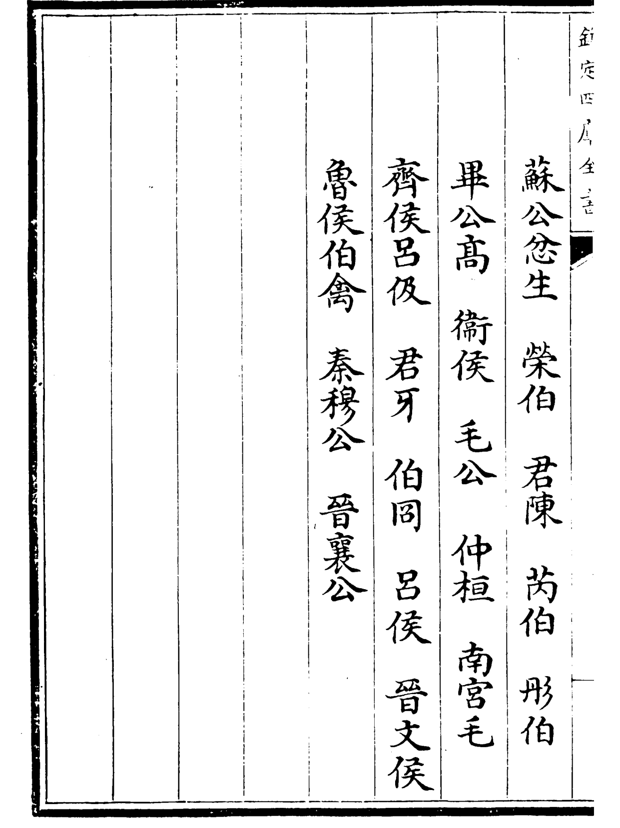
君　稷　公劉　太王　王季　文王　武王

成王　康王　穆王　平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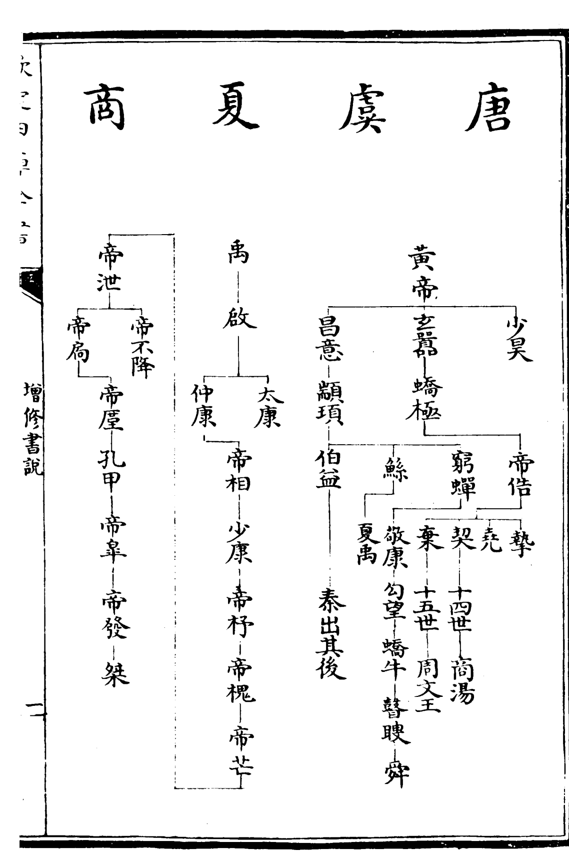
臣　周公　太公　召公　巢伯　管叔　蔡叔

武庚　唐叔　康叔　虢叔　閎夭

散宜生　泰顛　南宮适　霍叔　蔡仲



蘇公忿生　榮伯　君陳　芮伯　彤伯
畢公高　衛侯　毛公　仲桓　南宫毛
齊侯吕伋　君牙　伯冏　吕侯　晉文侯
魯侯伯禽　秦穆公　晉襄公


唐
虞
夏
商
黃帝
少昊
玄囂
蟜極
帝俈
摯
堯
契
十四世
商湯
棄
十五世
周文王
昌意
顓頊
窮蟬
敬康
句望
蟜牛
瞽瞍
舜
鯀
夏禹
伯益
秦出其後
禹
啟
太康
仲康
帝相
少康
帝杼
帝槐
帝芒
帝泄
帝不降
帝扃
帝廑
孔甲
帝皋
帝發
桀

商周譜系圖

湯
太丁（未立）　外丙　仲壬
太甲
沃丁　太康
小甲
雍己　太戊
仲丁　外壬　河亶甲
祖乙
祖辛　沃甲
祖丁　南庚
陽甲　盤庚　小辛　小乙
武丁
祖庚　祖甲
廩辛　庚丁
武乙　太丁　帝乙　紂

文王
武王　周公
成王　康王　昭王　穆王　共王
懿王　孝王
夷王　厲王

宣王　幽王
伯服　平王
太子泄
威王（平王孫）　莊王　僖王　惠王　襄王

頃王　匡王　定王　簡王　靈王　景王
悼王　敬王
元王　貞定王
哀王　思王　考王

威烈王　安王　夷烈王　顯王　慎靚王　赧王

諸儒傳授

伏生

鼂錯　歐陽生　張生

何比干　倪寬

孔安國　簡卿　歐陽世　年長　宋登　尹敏　廖扶

夏侯勝　高　紆　張堪

孔霸　地餘

元帝　政

歙

高獲　劉寬　孔震　曹曾

祉

林尊

平當　陳翁生

宋普　鮑宣　殷宗　龔勝

彭閎　皇弘　桓榮

郁　何湯　丁鴻　明帝

焉　楊震　朱寵

東　張奐

典　鸞　黃瓊　楊賜

靈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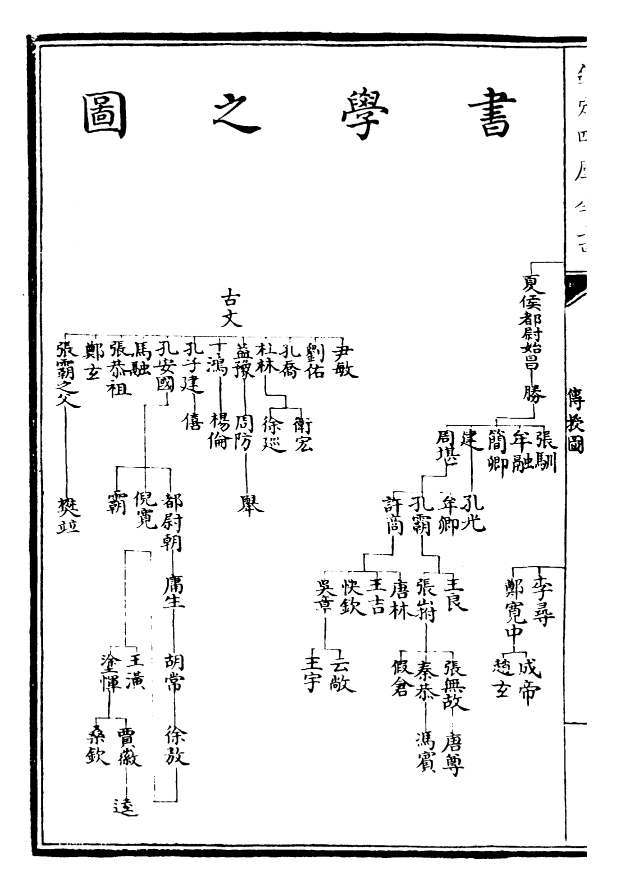
陳弇　劉愷　巴茂　朱倀

高暉　孔霸　楊仲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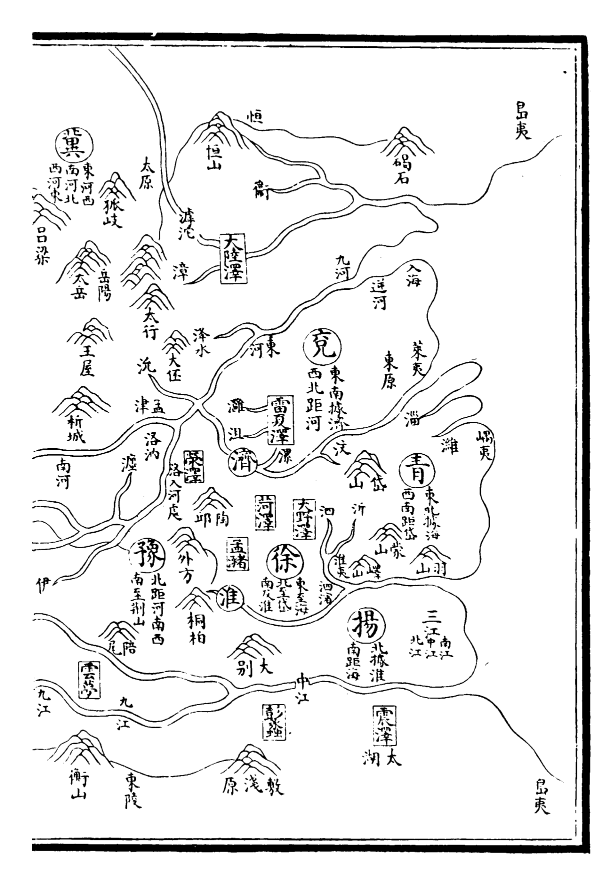
周鈞　春卿　鄭山伯

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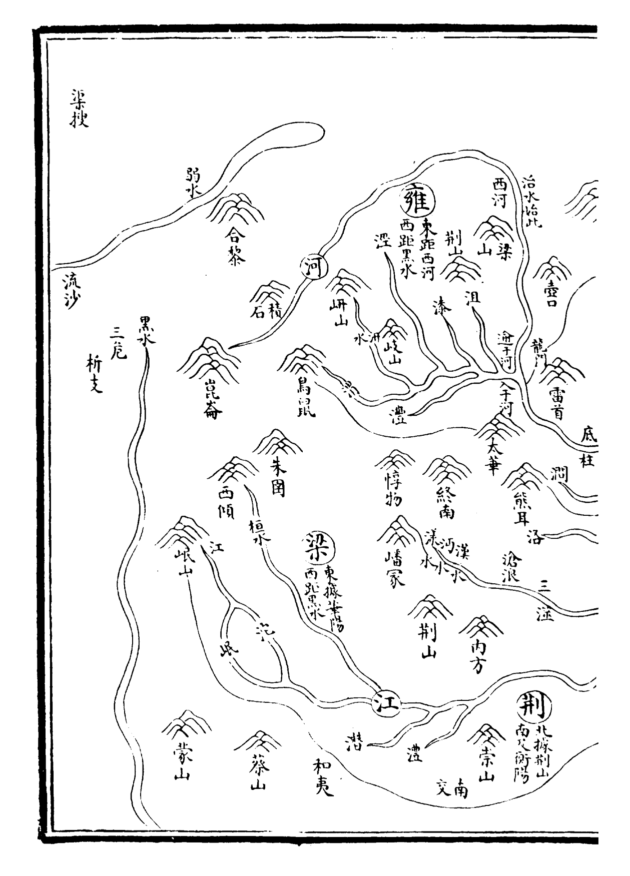
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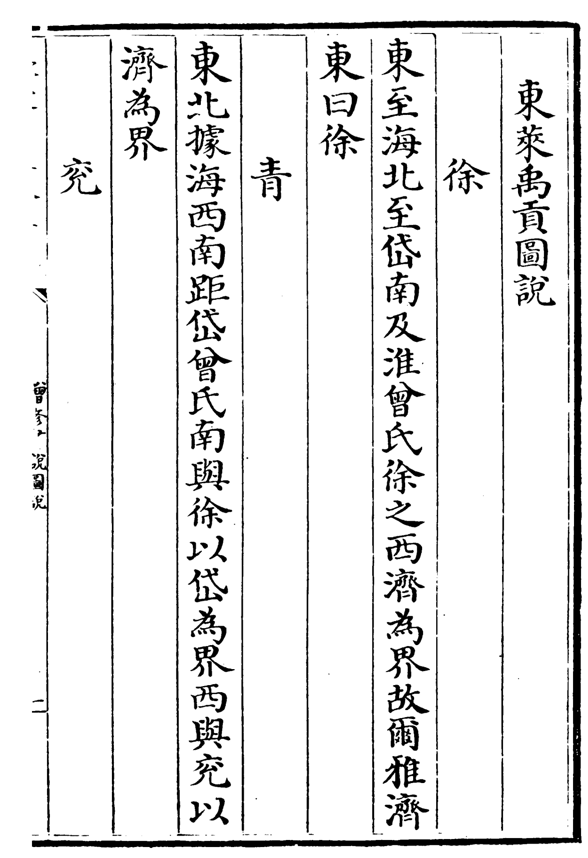
書學之圖
傳授圖
夏侯都尉始昌
勝
張馴
牟融
簡卿
建
周堪
孔光
牟卿
孔霸
許商
王良
唐林
王吉
吳章
張無故
秦恭
假倉
唐尊
馮賓
云敞
王宇
李尋
鄭寬中
成帝
古文
尹敏
劉佑
孔喬
杜林
孔子建
孔安國
馬融
張恭祖
鄭玄
張霸之父
衛宏
徐巡
周防
楊倫
僖
舉
都尉朝
倪寬
霸
庸生
胡常
徐敖
王璜
塗惲
賈徽
桑欽
逵



恒
恒山
碣石
島夷
冀
東河西
南河北
西河東
太原
狐岐
呂梁
滹沱
衛
大陸澤
漳
九河
入海
逆河
太岳
岳陽
太行
王屋
洚水
大伾
沇
東河
兗
東南據濟
西北距河
萊夷
東原
析城
孟津
灉
沮
雷夏澤
濟
濮
汶
淄
濰
嵎夷
南河
洛汭
瀍
滎澤
洛入河處
陶丘
岱山
青
東北據海
西南距岱
菏澤
大野澤
泗
沂
蒙山
羽山
嶧山
淮夷
孟豬
徐
東至海
北至岱
南及淮
泗濱
豫
北距河南西
南至荊山
外方
伊
淮
桐柏
揚
三江
北江
中江
南江
北據淮
南距海
陪尾
大別
雲夢
中江
九江
九江
彭蠡
震澤
太湖
衡山
東陵
敷淺原
島夷



渠搜
弱水
合黎
流沙
石積
河
雍
東距西河
西距黑水
西河
梁山
荆山
涇
漆
沮
治水始此
壺口
岍山
汧水
岐山
龍門
逾于河
入于河
雷首
黑水
三危
析支
崑崙
鳥鼠
渭
灃
太華
底柱
朱圉
西傾
惇物
終南
熊耳
澗
洛
桓水
嶓冢
漾
沔
漢水
滄浪
三澨
梁
東據華陽
西距黑水
岷山
江
沱
潛
荆山
内方
江
荆
北據荆山
南及衡陽
潛
澧
崇山
蒙山
蔡山
和夷
南交



東萊禹貢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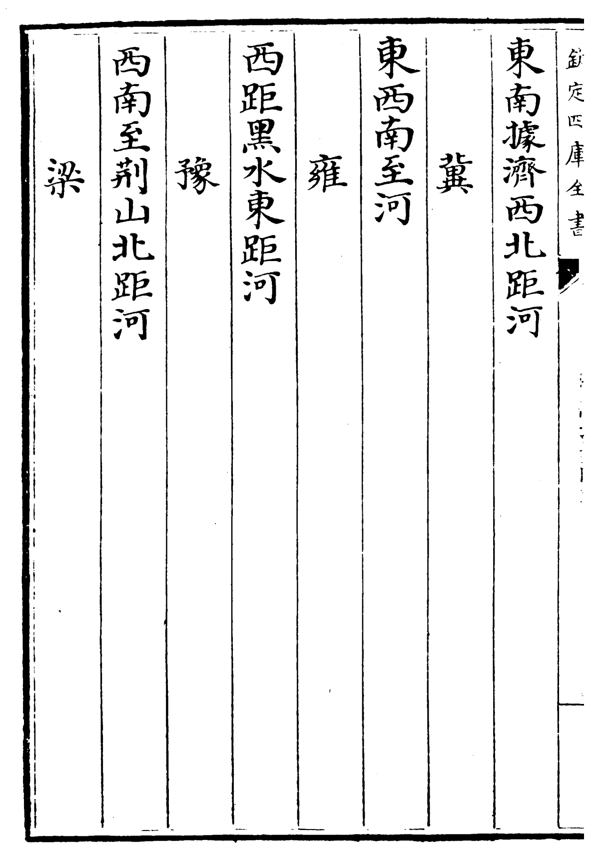
徐

東至海北至岱南及淮曾氏徐之西濟為界故爾雅濟東曰徐

青

東北據海西南距岱曾氏南與徐以岱為界西與兖以濟為界

兖



東南據濟西北距河

冀

東西南至河

雍

西距黑水東距河

豫

西南至荆山北距河

梁

東據華山之南西距黑水

荆

北據荆山南及衡山之陽

揚

北據淮南距海

九河九逆

顔師古曰九河又合為一名為逆河言相迎受也海渤海也大史公河渠書及漢孔氏皆以為入渤海河渠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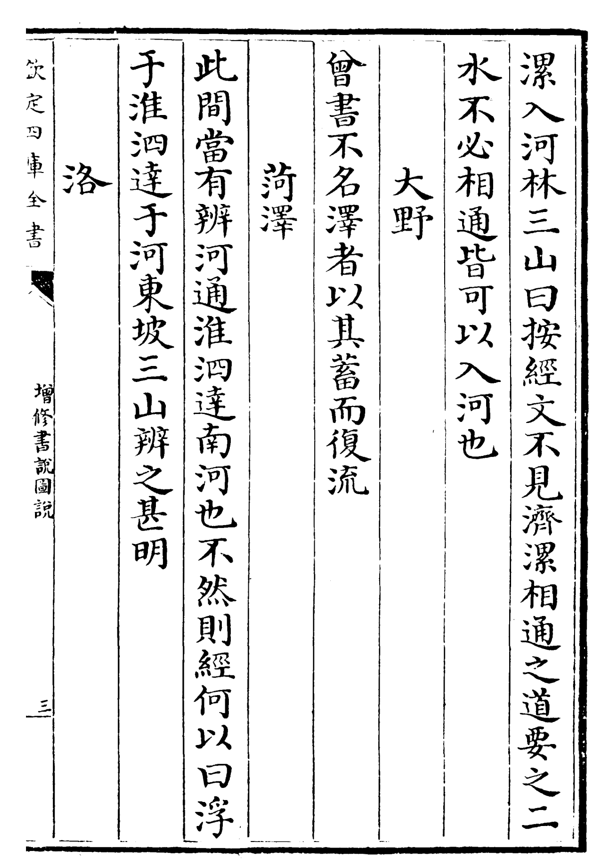
注云河入海當在碣石漢武帝元光三年河決東郡更注渤海禹時不注渤海也恐入碣石之說是以冀州曰夾右碣石入於河也王肅云同逆一大河納之海鄭玄云下尾合名為逆河蓋是合大河之尾同入碣石海也

灉沮

史記正義鄭玄云灉沮相觸合入雷夏

漯

唐孔氏云自漯入濟自濟入河周希聖曰由濟入漯由



漯入河林三山曰按經文不見濟漯相通之道要之二水不必相通皆可以入河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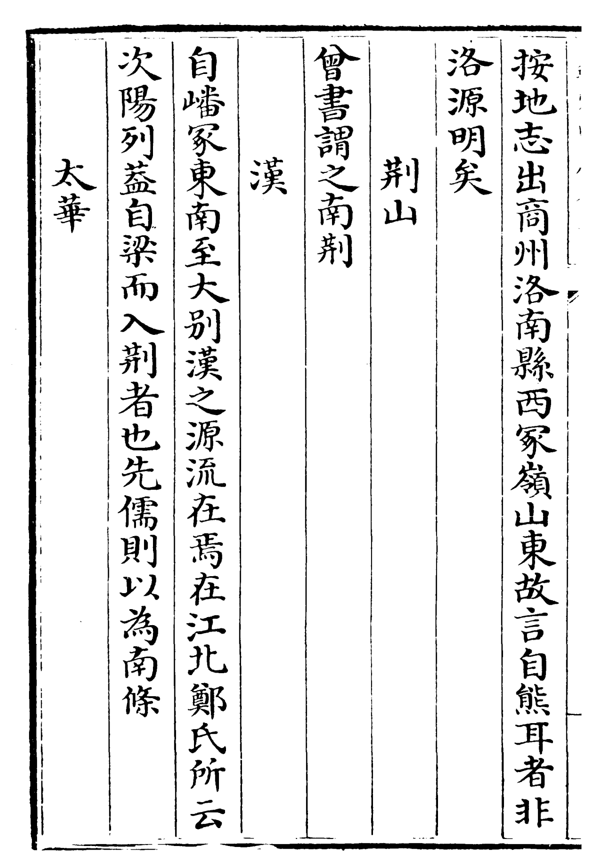
大野

曾書不名澤者以其蓄而復流

菏澤

此間當有辨河通淮泗達南河也不然則經何以曰浮于淮泗達于河東坡三山辨之甚明

洛



按地志出商州洛南縣西冢嶺山東故言自熊耳者非洛源明矣

荆山

曾書謂之南荆

漢

自嶓冢東南至大别漢之源流在焉在江北鄭氏所云次陽列葢自梁而入荆者也先儒則以為南條

太華

薛書云跨四州

烏鼠

酈氏云出南谷山渭源也在烏鼠西北許慎云出隴西首陽亭南谷故言自烏鼠者非渭源也

朱圉

曾氏云以經之序考之朱圉當在西傾東烏鼠西史氏地志言朱圉在天水冀縣北則朱圉乃在烏鼠東如志所言則經當曰西傾烏鼠朱圉矣若此者皆志之誤

西傾

曾書云西傾南桓水出焉西傾雍州山桓梁州水也

積石

河出崑崙皆隱伏地中按山經曰積石下有石門河水冒之以西南流則積石雖非河源以上流隱伏於積石西則無所用道至積石而後出故為導河積石疏云河源不始於此記其施功處

三江

史記正義云在蘇州東南三十里名三江口一名松江古笠澤江一名上江一名東江一名下江一名婁江於其分處號曰三江口林三山云自豫章而下入于彭蠡而東入海者為南江自蜀岷山至于九江彭蠡以入海為中江自嶓冢導漾東流為漢至匯澤為彭蠡以入海為北江三江自彭蠡以上為二自夏口以上為三江漢合於夏口而與豫章之江皆匯於彭蠡則三為一至于秣陵京口以入于海不復三矣予以經考之自嶓冢導

漾至南入于江南江也東匯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于海北江也岷山導江而下中江也然必於揚州言者葢揚距海且屬下流故以記其江之入也震澤厎定者往往三江未入之初水勢汗漫震澤不能無害今既入則厎定宜矣史記正義所言殆後世因太湖傍有三水遂以為三江必非禹所謂三江也不可以為然也

彭蠡

薛書云東匯澤為彭蠡自壺口以東江匯同流而謂之

北江中江者以今江西言之謂之北江荆揚言之謂之中江

敷淺源

孔氏傳一名傅陽山在豫章界輿地記在江州德安縣

雲夢

正義案地理志南郡華容縣南有雲夢澤雲夢之澤每處有名子虛賦云八百里則此澤跨江南北

沱潛

蘇氏曰南郡枝江縣有沱水尾入江華容縣有夏水首出江尾入沔此荆之沱潛也蜀郡郫縣江沱及漢中安陽皆有沱水潛水尾入江漢此梁之沱潛也孔安國曰沱潛發源梁州入荆州孔頴達曰雖於梁州合流還於荆州分出如濟水入河還從河出也林三山曰據爾雅水自江出為沱自漢出為潛是凡水之出於江漢者皆有此名也出於荆州者荆之沱潛水出於梁州者梁之沱潛也要之皆是自江漢而出也以予觀之蘇之說則

太離三山之說則太合穎達之說又離合之兩失也豈有荆梁相去數千里既合而分猶能辨其此爲沱爲潛也故當以孔安國之說爲正

和夷

曾書云謂自嚴道以西地名和川夷人居之

九河

黃河之流既大至河東河西之境又受汧渭洛諸水其勢奔激北至冀兗之界播爲九河所以殺其勢也爾雅

載其名一曰徒駭二曰太史三曰馬頰四曰覆釜五曰胡蘇六曰簡潔七曰鉤盤八曰鬲津其一不名者河之經流也漢許商言徒駭最北鬲津最南徒駭是河之本道東出分為八齊小白塞之為一合河間弓高以東至平原鬲津往往有其遺處葢塞以枝併歸徒駭也案地理志皆在渤海平原之間許商又云九河相去纔三百里

灉沮

傳謂禹以河所從來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為敗乃釃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大陸播為九河所謂載之高地者謂行河流於西土之傍也二渠者漯水受陰溝中東入于泗漯水出武陽之東北至千乘入海漯灉二渠皆首受河水也其北則又播之為九皆所以殺其湍悍之勢也林三山曰二渠之事不見于經難以考證

淮沂

淮出南陽平氏之胎簪山至淮浦入于海蓋淮源出豫境至揚徐之間始大其為患尤在於徐故淮之北則於徐言之也沂水出泰山蓋縣艾山之南至下邳西南入于泗則沂之源委亦皆在徐矣

淮泗達河

蘇氏據歷代事以證此言最為詳備故近世言汴水者皆以為起於隋時故蘇氏辨之以謂自淮泗入河必道于汴說者謂隋煬帝始通汴入泗禹時無此水以疑禹

貢之言案前漢書項羽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為漢以東為楚文頴注云於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於宋鄭陳蔡曹衛與洛汝淮泗會於楚即令官渡水也魏武與袁紹相持於官渡乃楚漢分裂之地葢自秦漢以來有之安知非禹迹邪禹貢九州之末皆記入河水道而淮泗獨不能入河帝都所在理不應爾意其必開此道以通之其後或為鴻溝或為官渡或為汴上下百餘里間不可必知然皆引河水而注之淮泗也故

王濬伐吴杜預與之書曰足下既摧其西藩當徑取秣陵自江入淮逾于泗汴泝河而上振旅還都亦曠世一事也王濬舟師之盛古今絶倫而自泗汴泝河可以班師則汴水小大當不減於今又足以見秦漢魏晉皆有此水道非煬帝創開也蘇氏此言足以補先儒之闕遺而訂後世之誤矣曾書云水自河出為灉許慎曰河灉水在宋又曰汳水受陳晉浚儀陰溝至蒙為灉水東入于泗則淮泗之可以達于河者以河灉之至于泗也許

慎又曰泗受濟水東入淮益泗水至大野而合濟然則泗之上流自濟亦可通河也以予觀之世代久遠難以考證濟灉與淮泗遠甚曾說不知何所據而云蘇說有可信之理然不載於經者蓋其微小不煩禹之治者不與故也不然則天下之大豈止如禹貢所言而止哉

碣石

輿地記在平州石城縣海傍其石碣然而立故名之也

青徐汶水

曾書云汶水有二出萊蕪原山西南入濟者徐州之汶也出朱虛太山北又東北入于濰者青州之汶也濟之入海在青州之西則因浮于汶以達之也

榮澤

孔安國云濟入河並流數里而南截河又並流數里溢為榮澤在敖倉東南孔頴達推安國說以河濁濟清南出還清故可知也正義云澤名今塞為平地榮陽民猶謂其處為榮澤通典云今濟不復入榮薛書云泛溢則

南北既被為滎孔頴達以跨河南北既曰溢為滎跨南北未可知

雷首析城

曾氏云以事辭考之則雷首當在壺口之東析城當在王屋之西史氏地理志言雷首在蒲坂則在壺口之南析城在濩澤則在王屋之北非其條矣

龍門

魏志地記曰梁山北有龍門山大禹所鑿呂不韋曰龍

門未闢吕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大溢逆流無有丘陵高阜大禹既通謂之孟門則壺口孟門之東山也龍門在梁山北則梁山龍門之南山也以是考之其先河之出孟門之上横流别出則東之壺口南之梁山西之岐山皆墊於水矣

岍岐荆

岍岐荆皆在渭水北東行逾河分二枝一自壺口至太岳一自底柱至王屋合于太行折北至恒山折東至碣

石先儒所謂北條鄭氏所謂陰列葢自雍入冀者也

西傾　太華　熊耳　陪尾

西傾至太華皆在渭水南東出河南熊耳至陪尾先儒所謂中條鄭氏所謂次陰列葢自雍而入豫者也

弱水

酒泉郡之西燉煌郡亦有流沙故顔師古及二孔皆以為弱水至此流沙弱水之導既至合黎至燉煌之流沙則是弱水之經流不應言餘波也據地理志張掖郡居

延縣注云居延澤在東北古文以為流沙或言以為自張掖西至酒泉復入張掖酒泉之流沙必無是理陳少南云弱水之正者西入合黎其餘則北入流沙爾以少南之說考之庶幾可以見餘波二字而諸家之說皆不及此

江淮

禹之時江未有入淮之道自揚州入帝都則必由江入海入淮泗至吴王夫差掘溝通水與晉會于黄池然後

江淮始通

淮夷

鄭氏云以謂淮水上之夷

東陵

薛書云今江州蘄州閒也

桐柏

本出胎簪山曰自桐柏非源也

岷山導江

自岷山之陽東南至衡山過九江折東北至敷淺原江之源流在焉鄭氏所謂正陽列葢自梁而入荆揚者也

先儒亦以為南條

嶓冢岷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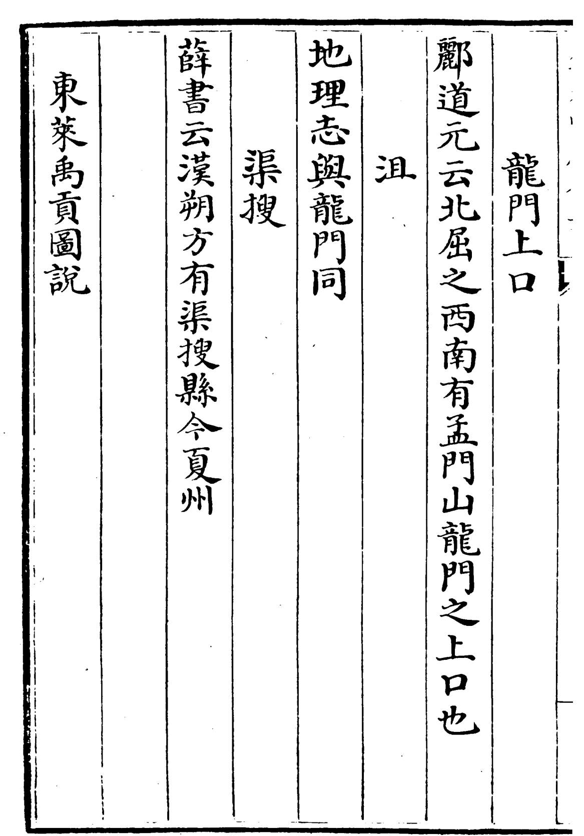
先儒皆以為南條二山首尾本不相屬此鄭氏所以有正陽列次陽列之說而并西傾岍岐二條而分為四列也

王屋

曾書云沇水源其出非一始出王屋既出而伏又出於東丘又出於温之西北平地有二源薛書云濟流謂之沇

壺口

禹未治水前梁岐壺口地本相屬因禹闢之而後二山為河所絶故既載壺口而後梁岐始為雍州矣林三山云於壺口之西闢孟門而始事於壺口於梁山之北闢龍門而終事於梁山而其餘功及其山焉



龍門上口

酈道元云北屈之西南有孟門山龍門之上口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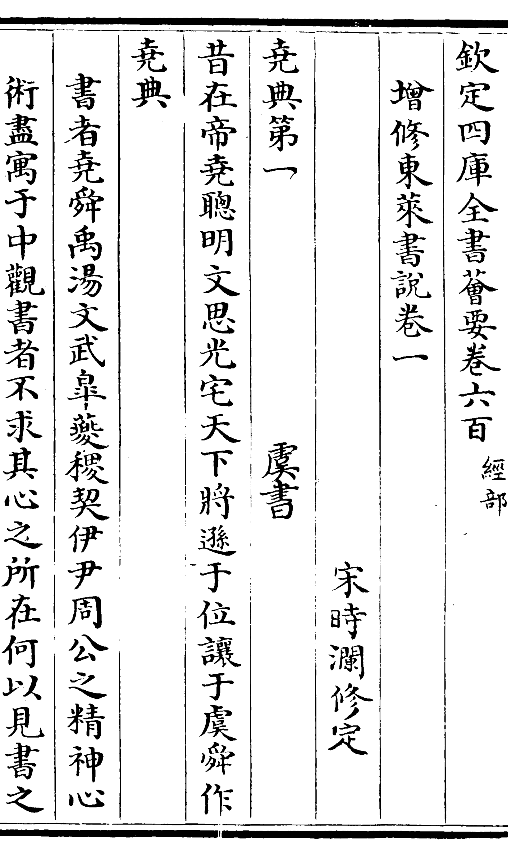
沮

地理志與龍門同

渠搜

薛書云漢朔方有渠搜縣今夏州

東萊禹貢圖說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百　經部

增修東萊書說卷一

宋　時瀾　修定

堯典第一　虞書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作

堯典

書者堯舜禹湯文武皋夔稷契伊尹周公之精神心術盡寓于中觀書者不求其心之所在何以見書之

精微欲求古人之心必先盡吾心讀是書之綱領也通堯典則他可觸類而推之矣書皆孔子序正也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四句該一篇之旨九載績用弗成以前皆光宅天下之實咨四岳以下皆將遜于位之實包本末而言之也堯典一篇綱目在欽之一字聰明者聖人先知先覺治天下所不可少也自古人君未有不本聰明以出治者文思出於聰明者也散而在外則為文聰明之發見也藴

而在内則為思聰明之潜蓄也文思表裏之謂孔子以聰明文思形容堯德雖各有義其理實貫於一如元亨利貞冠之於乾也堯德如此是以天下雖大無非在堯盛德光輝之内說者多以將遜于位讓于虞舜兩句為重不知上兩句實不輕所謂將遜于位讓于虞舜此君子所過者化之意聖德光輝方在天下一旦遜位視天下如敝屣其化可知矣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勲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

四表格于上下

若稽古者史官之辭也曰放勲以下乃典文歴説堯事也當時史官謂我順考於古得堯之為君勲者凡天地萬物成理之著見者也堯則依放之而已堯治天下一順天地萬物之成理初未甞加一毫人力於其間放勲深見聖人之氣象非名也觀述而不作行其所無事有天下而不與之意則知放勲之意矣序言聰明此言欽明伊川曰言欽則聰在其中去聰説

明見聰明不可分如温良恭儉讓形容孔子亦難分欽之一字乃堯作聖之工夫也聖聖相傳入道門戸莫要切於此加欽於上意極精微非去聰也伊川又曰明包聰百聖相傳只一欽字如湯慄慄危懼文王不暇食是也使堯不欽何自而有其聰明前言聰明指其生知全德之自然也後言欽明指其化聖始終之工夫也孔子序書論其自然乃序書之體若史官之載必原根本而言之安安者止於其所當止如記

所謂為人君止於仁之類堯自安其安與天下共安其安也允恭克讓何以遂能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實用其工果降志下心自見功用之到此葢允克者恭讓之至此義微難看惟孟子曾露此意曰堯舜之道孝悌而已又曰徐行後長者謂之悌曰克與允見堯之恭遜出於誠實自然而非外貌飾情之為推而廣之人人皆在堯恭遜中遡堯恭遜氣象以端莊嚴謹之心觀之其接物也必不慢易天地之間皆吾同體

也吾有一毫忽心是忽天地忽萬物矣以和易溫柔之容觀之其待人也必不倨傲天地之間皆吾和氣也吾有一毫矜心是欺天地欺萬物矣人惟不至恭遜之地是以不知光四表格上下之理果然孔子曰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孝悌若不能廣大至此反心思之而後見

自放勲至格于上下言堯聖德之大綱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

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上一節既備言堯之德至此乃言其為治之序大抵為治之序先親而後疎自内以及外修身而後齊家則明德在齊家之後可也今堯之克明俊德乃在以親九族之先何也君不用賢何以知親九族章百姓和萬邦之理治國平天下必資賢人講求大學曰尊賢也親親也伊川謂尊賢在親親之先如人之生豈識禮義須由學校朋友相與講問堯之聖固知親九

族之理矣猶必待俊德之士開導而啟迪之然後九族可睦也此所以先明俊德之士使之布列於朝廷之上講明是理以之齊家以之治國以之平天下九族既和睦矣於是平章百姓百姓不必指百官蓋王畿之民也百姓果至於昭明矣於是協和萬邦黎民亦於是丕變時雍蓋自九族序而推之至於變時雍天下盡在春風和氣中矣以親平章協和其間工夫不少所謂工夫者同其安危同其好惡之類是也平

者均齊調一之謂章者使之通達而無壅蔽是王畿之士農工商鰥寡孤獨無不得其所也協比也和睦也先王建萬國親諸侯不過欲咸和萬民而已以親平章協和用工於朝廷之上者也既睦昭明時雍功用之著於天下者也自克明俊德至時雍言堯治天下之大綱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自此以下乃載堯命官之叙前乎堯者歷法未畢至

堯始備是以羲和之命考中星以正四仲如此之詳也雖然堯所以急於為是者非天下之未治而泛為也黎民於變時雍天下可謂治矣天下既治而用心於歷象不失其宜也以命羲和一節觀之堯典捨此他無所為堯果無為獨此一命而已乎益職在羲和乃命者在堯雖羲和為之而實堯為之則知堯盡君道無為之中而有有為者存焉羲和當時大臣也故史官舉其事大體重者以見其餘於未作歷之先欽

若昊天是先天而天弗違也於既作歷之後敬授人時是後天而奉天時也此書惟羲和四子之事最詳歷象不特治天而已光宅天下光被四表黎民於變時雍悉不外此蓋陶唐之時天人未離帝道之大非治天之外别有治人之理如平秩之政行析因之民宜鳥獸各遂纖洪小大無不得宜堯之功與天為一歷象之法所以與天為徒也人謂唐堯不建天地之功觀乃命羲和等事非建功乎以此四章參之七月

之詩可以見帝王之不同七月之詩先公風化一一教民若堯典民自以時而動鳥獸自以時而應皞皞如也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不知帝力何有帝王氣象其不同如此雖然欽若敬授深有意義分命申命人專一局其命若散而無統故於初必總命之令人人皆體此意皆知欽若皆知敬授葢定歷之法欽敬之心一失則乖錯舛謬其害大矣故雖分命申命所掌不同而乃命之辭欽敬之意本無先後異同之别一

歸於不敢慢忽乃可以共成歷法是堯之意也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草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毨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

上既總命至此則分命之羲仲居治東方之官寅敬

賔導日之所出而均平秩敘東作之事賔導者隨從之謂所謂日出而作也平秩者不特授時亦使地之髙下各因其宜民之強弱各稱其力適其平安其敘以從事於耕作也日中星鳥訓詁已明當是時也以正仲春之候使民皆分析而在田鳥獸亦於此而孳尾夫民事固人君所不可緩而於鳥獸亦各有區處何哉鳥獸物之至微而易忽者也聖人為天地萬物之主天地之間一物不得其所聖人慊然不安以為

職之不盡先於民而及於物故厥民析以下即繼之以鳥獸孳尾以見聖人參天地賛化育一視同仁無一念之不周如舜之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夏之鳥獸魚鼈咸若周之澤虞山虞之官是也宅南交宅西宅朔方皆用孔氏傳南訛者南方化育之事敬致者周禮馮相氏所謂冬夏致日春秋致月是也致夏之長致冬之短夏既言敬致冬之所敬亦然或云南方本考中星之地不可忽者况夏正屬南又當考中星之

地尤不可不敬以致其功也此說亦通日中宵中日夜平也日永日短夏晝六十刻冬晝四十刻也希革毛毨氄毛各從訓詁因者因春之事而使民整治之耳納日者日入而息之意也前言寅賓出日謂日出而作在人言之晝寢者豈寅賓之意乎此言寅餞納日謂日入而息在人言之式號式呼者豈寅餞之意乎夷者民至此坦然無事也三章言平秩惟末章言平在朔易者旨意尤深蓋朔者初也月旦謂之朔旦

者始而新之之謂也北方終其陰而後始其陽故謂之朔方在察也至於冬矣一歲之事既終則平察改歲當更易之事也既成今歲之終又慮來歲之始故謂之朔易易如整治屋廬墻墉種植耒耜器用之類始而終終而始此天地生生不窮之道而聖人體之以賛天地化育周流無間乾健不息艮始終萬物之意也

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

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前命羲和歷象之事至此乃言作歷之要法故以閏餘總命之葢閏者一歲之樞紐天地之數惟奇則無窮一歲餘十二日有奇苟不置閏則四時之氣無由而定一歲之功無由而成以閏月歸奇始可以定時而成歲其言咨汝羲曁和者總教之以若天授時之要也允釐百工庶績咸熙此史官省文之法允信也釐治也史官言堯之治天下不特釐治羲和之事凡

百工之間無不信能釐治之而使庶功皆至於熙廣
其善叙事如此抑亦見治天即所以治人天時既正
而後百工可得而治庶績可得而熙也羲和所掌非
止歷象亦掌四方諸侯朝會之禮如後世方伯連帥
之類堯之時天人為一故羲和之職甚重後世如保
章氏星官歷翁為職浸微而治人之任備矣萬世帝
王之事不過奉天治民古者詳於天後世詳於民而
二事俱不偏廢天運之變也堯未嘗親一事任俊德

與羲和而已堯所職者克明與乃命可以觀人君之道焉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啟明帝曰吁嚚訟可乎帝曰疇咨若予采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

至此堯博詢遍採當時之賢士誰能順我之登庸將登而用之登庸者大用之意也放齊曰胤子朱啟明朱者或言嗣國子爵朱名或言嗣子丹朱俱未可知

常人之情言人之惡必至忿嫉聖人則有咨嗟嘆憫之心又問誰能順予之事將以嗣任之驩兠曰都都者嘆美之辭也謂共工方聚見其功有黨惡張大欺罔之意帝復嘆息而言之放齊驩兠言之不疑兩人若無瑕可指而不知堯之心已灼見朱之口不道忠信之言而好爭訟共工之靜時能言用時違悖言行不相副外貌若恭中有滔天之惡內外不相符情狀具見以後世之君處之歷數之際有所不平辭氣必

怒知人之惡俱不受欺心所自得辭氣必喜堯大聖人於是時也喜怒皆泯從容曰吁吁者嗟嘆之意深有惻然之心矜憐二人之弃於惡也於此見唐虞忠厚之氣象樂人為善而憂人為惡夫共工堯朝之極惡也不過言行相反內外不相應與後世為惡者異矣雖然二人之罪不無輕重放齊曰胤子朱啟明蓋啟明之中有不同君子因開明以為善小人因開明以為不善放齊薦朱啟明想朱之性亦果開明但不

能別其因之為善為惡罪猶可恕若驩兜明知共工之為人有庸違滔天之惡乃轉以為善而薦之張大其辭以惑亂人主之聽乃大姦惡肆朋黨以欺君罔上罪不可赦也未幾崇山之竄所以罰不加於放齊者正可以此兩事為證驗也

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僉曰於鯀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岳曰异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

夫當洪水方為割害湯湯浩浩包山襄陵可謂甚矣下民被害至於怨咨其勢甚迫有為之君當是時也必焦然不寧迫切倉皇計慮將不暇給堯當事危勢迫之時乃曰有能俾乂謂孰可使治方雍容和緩無一毫迫切之態以見聖人處事經理繩畫井井有條雖處繁劇紛擾之地若安閒無事之時平心定氣徐以應之豈若後世淺心狹量焦首濡足者哉然堯豈可不軫於心乎憂恤之言如此從容之規如彼聖人

處事之法也在廷之臣皆曰於鯀哉合辭薦鯀美其可以治水帝曰吁咈哉方逆也命者天之正理也天之理彼且逆之恃才而不順理也圮壞也族者類也人之類彼且壞之恃已而離其類也鯀非無治水之才但性狠戾自謂在廷之臣無出其右者逆其正理壞其族類恃私見而獨立也夫治水者智者之無事也鯀之咈哉其不順理可知而又加之以方命圮族矜才恃能不能安於無事必矣四岳曰异哉固也然

在廷之臣果無出鯀之右者洪水之患方迫僉之所許可不試乎故曰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夫堯苟不知鯀則為不明既知之而復從四岳之言則是不斷當以孟子去齊之事觀之方孟子之見齊王也不遇故去夫孟子之至於去則灼知齊王之不足用矣方且三宿而後出晝此心猶庶幾而不捨孟子之不速去所以誨齊王而使之動也觀往欽哉之命見鯀非無治水之才所以方命圮族本於忽視天下以理為

不足循以類為不足比惟欽之一字可以治鯀之病使其降志下心知天下有所當敬則命何敢方族何敢圮自然成功而有餘矣聖賢所以為聖賢者欽而已一念之欽聖賢事業鯀而領往欽之意安知其不可用乎堯之所以復用鯀者猶孟子之庶幾齊王足用為善也雖然洪水之害其急如此而嘗試用鯀乃曰試可乃已民命所係豈嘗試之地乎蓋鯀之才足以治水所少者此心之欽耳故堯之命曰往欽哉欽

則可往矣非嘗試也九載績用弗成鯀往而不欽也然言績用弗成九年之間亦有可觀豈無功哉葢績則有之但終不能成功也要知鯀非無才無功心之忽實壞之也堯之時在位無非君子而獨舉此三者葢當時賢人君子視以為常至漢唐往往稱德業人葢為惡者多亦視以為常使漢唐作史惡無不紀唐虞作史悉録善人當不勝其繁故各舉其異者而書之春秋所謂常事不書也堯之時此三者以若異而

書之此作史之妙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

自咨四岳以下叙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之事汝能庸命巽朕位或言堯已知舜姑遜于四岳而聽其自推此後世之機心耳帝者之道直以大事之次序各有當然且堯欲遜位必先於本朝擇賢亦其理也堯之遜非虛遜四岳之辭非虛辭也堯知四岳之可以當

天下而實欲遜四岳言否德益自揆於心有毫釐之未盡而實不敢當以天下與以天下辭各實動其心之所安此直大之象也夫四岳果不足以居帝位則堯若不知人四岳果足以居帝位而固辭則四岳為不情是又當以夫子漆雕開之事觀之孔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謂孔子不知漆雕開不可謂漆雕開誣孔子亦不可葢孔子實見漆雕開可以入仕漆雕開亦實有所未能自慊洙泗之象唐虞之

象也

日明明揚側陋

唐虞之朝君臣皆以實相遇故一言而意孚四岳之辭堯誠信視之即使之以公而舉賢天下至重也堯度其子不足嗣位即遜四岳四岳既辭即使徧求至公之流行彼此嚮荅無疑嫌無留難也明明揚側陋見堯為天下得人之意廣大無間自朝廷自草野自幽隱自遠僻明者可舉則明之側陋者可舉則揚之

其公天下之道如此

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

夫舉朝皆知有舜堯亦自知有舜必待明明揚側陋而後言此深見唐虞廣大氣象後世固有名震京師聲動天下者舉世之間一賢所居頭角即露衆目共指況如虞舜之聖居之側微豈不張皇惟堯時比屋可封雖聖如舜天下不以為異譬如太山巨麓衆木森森雖有出林之木不見其表表若培塿之下卒然

有之必以為奇學者當知四岳舉舜之時氣象不同故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

帝曰俞予聞如何

堯始但知四岳之可遜四岳當時亦未嘗以舜為薦及命其揚側陋理到事及推至於舜舜隱於側陋之間不聞於時亦有年矣一旦四岳推拔所及始不可掩聖人之出葢有其時堯曰予聞如何其言平緩未嘗有得之若驚之意以此知非堯時寬大氣象亦無

以容舜也堯曰予聞者不過亦嘗聞舜之名非先有

欲遜舜之心學者因予聞之說以謂堯已知有舜欲

用之久矣先遜四岳料其必辭待其薦而後用舜此

後世之心也葢堯雖聞舜賢舜為人果如何堯亦未

知也觀如何二字足以見堯之心雖然堯旣遜於四

岳四岳推舜堯雖未詳舜之為人亦自知此時必將

有聖人者出能體會堯意者知之

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

四岳稱舜可以當天下之實獨於家庭中言之治天下之能一語不及而獨舉其父母弟何也葢舜瞽瞍之子父既頑母既嚚弟復傲日居死亡之地而舜克諧以孝事難事之親化頑嚚傲之風悉歸於春風和氣始也怨怒忌克乖爭陵犯一家之中無所不有克諧以孝之後悉變為和柔雍容悅豫之象和氣烝烝父母弟不至於頑嚚傲之姦治家如此移以治天下則投之繁劇紛擾之地而不亂處之姦宄凶險之時

而不懾四岳可謂善觀人推其治家以見其治天下也烝烝二字舜之工夫在此烝烝者有熏灌之意詩曰烝之浮浮如甑之炊物薪燃不繼則氣熄不騰烝烝之工間斷不能熟物火既不歇則自然烝烝以至於熟舜處頑父嚚母傲弟之間彼為惡之力日日不已苟非孝誠熏灌工夫源源安能至於不格姦之地若有間斷則無以勝其為惡矣葢為善為惡各有力量力闕者勝此烝烝不格姦之意

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帝曰欽哉

堯既已聞舜之賢四岳又已述其至孝之實堯復曰我其試哉非有疑也其意以謂天下者天下之天下也今欲以天下而付之人審重之意自不可不盡見堯有天下而不與也堯之試舜獨以二女而觀之何哉舜之事父母友兄弟既已至矣夫婦之道猶未著見故以二女妻之聖人觀人必於實行觀厥刑于二

女此實行也舜於此能以義理降二女之心于嬀水之汭而使盡婦道於虞堯於是以欽哉之言告之使舜愈致其敬且舜既克敬矣敬之工夫無窮純亦不已之意也四岳之舉舜指家庭之事而言之堯之試舜亦於家庭之事而觀之可以見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之理雖然舜已居父母兄弟之難堯又舉而置之天下至難之地何則仰事之工夫方純一而烝烝加之以俯育亦或足以分

其力頑嚚之父母一毫不至則怒隨之天子之女一毫不滿則怨隨之致頑嚚於其前致貴驕於其後左右前後皆陷穽也盡力於父母則妻子之間容有未盡垂情於妻子則父母之間必有不滿此人情之至難舜能使二女行婦道相與以致其孝而事父母之道益至所居愈難功用愈到姦者可乂貴者可降堯觀之詳矣故嘆曰欽哉美其工夫盡出於欽而欽之理無可已之時也堯典一篇始終無非欽也始之欽

明終之欽哉其中曰允恭曰欽若曰敬授曰寅賓寅餞曰敬致曰往欽哉皆以敬為辭味堯之欽想其動容貌而暴慢自遠正顏色而信者自近出辭氣而鄙悖自遠姦宄陰消潛化堯之盛德如此歟自克明俊德以下皆命官求賢以為治外此無所設施堯之為君若果無所為也堯盡君之道得君之體若克明若乃命若疇咨若咨四岳君之道在於此君之體止於此耳堯典大畧先言堯盡天下之常自疇咨以下言

堯處天下之變葢堯朝無非君子而有小人是變也堯朝無非佳祥而有洪水是變也常變俱盡君責已滿遜於人而無愧矣堯舜二典與他篇不同他篇或說一事二典畢備如易之乾坤寛大簡易即此可見孟子言必稱堯舜非諄諄於堯舜也所言無非堯舜之道也觀虞書五篇可以觀孟子

增修東萊書說卷一

增修東萊書説卷二

舜典第二　　虞書

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

聰明舜生知之德也舜居草野可謂側微矣堯居朝廷何以聞之堯舜二聖人會遇於一世精神之相通氣類之相感不可以言述以堯典考之舜之聞本於師錫耳而此言堯聞者人君以天下為耳

目四岳之薦即堯之聞君臣一體也聖人序書葢有深意自歷試諸難至陟方乃死皆舜之事而序止言歷試諸難攝位事何以不紀葢此乃創端造始任諸難事即位以後事皆不外此說者謂堯已知舜又觀刑于二女矣復歷試諸難者使舜出臨事欲天下共知之亦以安排之心量聖人也堯之知舜豈待於試然循天理之正行人事之宜次序自當如此經歷如穀在田刈之舂之炊之一節不可少

況以天下授之人其事至重堯之詳於試舜亦此心之欽也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温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

華光華也重華者堯舜並出盛德輝光前後相映重光合照如日月遞明常有光輝正乾之二五大人交相見之時也雖然此特舜之華與堯協耳有華必有實當知其所以光華與堯實相合者本聰明之德昭

然無間而濬哲文明温恭允塞與欽明文思允恭克讓亦無少異是以見諸光華自然而與帝協濬者宏深與濬川之濬相近有疏通不滯之意工夫之深也哲與明若相近而似有體用之意哲者心之覺明者其發見也温良恭敬允信塞實觀此八字舜德可見聖人之德隨人所見而名之堯曰欽明文思非與此異如文王之德人見其徽柔懿恭孔子之德人見其温良恭儉讓也玄德者幽潛之德即濬哲文明温恭

允塞之實舜抱幽潛之德於側陋之間其居之陋其德之潛若無升聞之理德盛而發越光輝乃自有不可掩者此舜之德所以不可及也舜之德聞於上堯之聞逮於下二聖人之德交感其中自不容間則知命以位無私於其間也位者爵位之位盖將試以諸難之事故授以爵位也乃者深見聖人公平之象

愼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敘賔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慎徽兩字最宜詳玩慎如敬敷之意徽如在寛之意若以禮樂體之禮近慎樂近徽非謂禮樂可以比慎徽特借氣象以觀之耳徽固訓美然言美則無精神所謂徽者非法制束縛之謂也舜察於人倫五典之任舉而措之耳聖人無所不敬況於五典不可以容一毫之人偽堯之試舜莫先於此克從言相感之速也百揆者繁劇之任四門者接四方諸侯之來朝納百揆内治也賔四門外治也慎徽五典五典則克從

納于百揆百揆則時敘賓于四門四門則穆穆如夫子之綏斯來動斯和也春風和氣何物不生大麓之說不同曰太山之麓者頗近但非如太史公所謂送之於太山之中也意堯使舜攝行祭事於太山之麓孟子云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言主祭而風雨不迷陰陽和調也此非有意以此為難而試舜一時因事任之耳後世以此分三卿之職亦近於鑿聖人分位何施不可五典從百揆敘四門穆人事之和也和氣

既形繆戾之氣不作陰陽協應而無迷錯之災天人之和會也

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

四岳之舉如此堯之試又如此知舜審矣方且詢其事考其言誠可底績至三載之久方命以位者葢位非堯之位乃天位也堯雖知舜節次經歷皆不可少時到理到以及於用堯順之而已舜歷試氣象如春氣所至隨其枝葉脉絡自然生意發越也

舜讓于德弗嗣

舜遜非文具之遜亦非自挨其德不足以當天下而遜當是時也足以受堯之天下者無以易舜讓德弗嗣葢一旦將任天地萬物之責聖人之心自有惕然如不勝之意此堯之兢兢舜之業業文王之純亦不已也下文若不相接意必有舜再遜之辭史官闕焉即言受終之意何也當有如大禹謨所載舜命禹之辭曰惟汝諧者葢舜典不載即大禹謨可以互見史

官省文之體讀書者當知之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言受終則舜正始之意可知必於文祖之廟者以見堯不敢私以天下與人葢天下者文祖之天下示不敢專也受終二字尤宜深味堯平時治民兢兢業業不敢有一毫怠忽之心想其在文祖之廟欲脫釋天下惕然免於天地萬物之責舜在文祖之廟受堯之付託惕然受責如有所不能書曰受終辭意至重想

象在廟之時堯舜之心則萬世為君之道著矣堯為天下得人其責方塞正如易云視履考祥其旋元吉曾子所謂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者也堯與舜受終于文祖之廟此時此意不可不深體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堯既歷象日月星辰矣舜復何所在何所齊哉葢觀天象運行足以卜一身之得失舜攝位之後未有以驗此身之當天意與否故求之歷象之間以見天心

之逆順苟天象有一之不順則是巳之不足當帝位也雖然舜之事天亦有自矣如納麓之時風雨弗迷天已享舜矣而又何疑邪葢昔者乃堯之試舜令也舜亦欲自試以驗其身之如何也故察璣衡以齊七政

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

人君之於天下曰神曰民而已舜既受天下類上帝

以至徧羣神所以致神主之職也六宗三昭三穆也類禋望徧非徒祭之名舜之心葢歷歷而對越也輯五瑞以下即位之初政治不可不一而與之更始也以是知諸侯不敢自有其土乃天子之土也受終文祖類禋望徧知天子亦不敢自有其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諸侯之行賞罰當以奉天為心葢賞罰天之權也既月乃日者盡此一月次月然後日日覲見四岳羣牧以觀人之賢否以審天下之治民情休戚風

俗利病政事得失也班瑞于羣后者欲命令之出於一也想當時羣后亦不敢以班瑞而取必於舜必視其田野闢人民育然後班之亦以見古者諸侯不敢認土地以為已有也輯五瑞以下皆有實迹徧羣神以上似無迹可見要之學者須知皆聖人之實政葢人君之職事神治民在璿璣以下事神也輯瑞以下治民也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協

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卒乃復

東巡守以下至遏密八音以前皆史官雜載舜攝位二十八年中之事大抵即位之初政令不可不一與之更始此乃聖人鼓舞天下常新之道也五器即五玉也三帛二生微物也故受之五玉乃羣臣所執之物不可廢者故復之時日月易於遷移法度易於弛玩必時時協之同之則常新而無弊易曰通其變使

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此其義也覲卒乃復之意見諸侯不敢私有爵土又覲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之意見舜亦不敢私有其天下葢唐虞君臣皆不認天下為已有故無一不出於至公岱宗柴至卒乃復皆即位初規摹想堯時亦然舜則因之

五月南巡守至於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

史官省文之辭

歸格于藝祖用特

深味此語可以見聖人之用心夫舜負天地萬物之責持業業危懼之心徧巡天下諸侯既無不順然後舜歸見於祖廟而無愧使巡守之時有一民之未遂一物之未宜其歸格藝祖為如何舜之心慊然而有愧藝祖之靈慊然而不滿隱顯之間無以稱愜則此身將若無所容想舜歸格藝祖之時此心無愧肅肅在廟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純於敬而已

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五年復巡守四方諸侯各朝于方岳是五年一整肅

也所至之方則一方諸侯來朝故謂之四朝於是奏

進其言而試其可以成功與否可則以車服而庸之

聖人操大權總大綱治天下之妙用如此大抵人情

久則玩多怠廢而不振五年一致提警之工使制度

井然復如其初以時而新不致有廢置更改之患

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

史官總記舜經綸天下之大綱也經畧土地表其州之鎮濬治其川使無壅底泛濫之患可以見唐虞廣大氣象與三代不同矣禹治水之後始分九州為十二州故謂之肇也每州擇其山之大者為祭之主故謂之封也夫堯命禹治水川嘗濬矣復言濬何邪居安不忘危工夫承續而舜之心純亦不已也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

象非畫象之象乃象示之象葢布象其法以示民使曉然可見也賊刑者戕賊之刑古之所謂肉刑也夫肉刑之制自後世觀之疑古人立法之不仁矣胡不考舜制刑之本心象以示之復開流宥之門施鞭扑之寛又繼之以眚災肆赦可謂待之以君子長者之厚矣有怙終之人然後不得已而有賊刑焉以此見唐虞雖有五刑本未嘗用至於長惡不悛而後用也然則舜有肉刑之制乃所以深愛天下後世也

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史官敘舜制刑之法歎曰欽哉欽哉深美舜用心之欽而曰惟者見恤刑之至無以加也

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四罪必於恤刑之後言之見史官深識唐虞用刑之意以舜象刑條目觀之必至於是事勢窮極然後加之以賊刑既欽且恤則知舜於四罪之誅亦可謂大

不得已也肉刑尚爾況於流放竄殛又重於肉刑者乎四罪而天下咸服舜自即位以來止於四罪之誅故史官特叙於舜典之篇抑以見用刑之簡也雖然四凶之惡非一日矣堯不能去而留以遺舜何也聖人於天下之善惡行此心之至公而順是理之所到堯之時四凶之惡未成堯何怨嫉之心至舜之時四凶之惡已著舜不得而已也舜之誅凶與堯之用舜其道一也

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

舜歷位二十八年當時號令舜之號令也當時德澤舜之德澤也堯與百姓相忘二十八年矣何帝乃殂落而百姓如考妣之喪天下乃不忘堯如此見堯德在民之深也大抵人情初則思中則厭久則忘二十八年之久宜其厭而忘矣堯之德澤淪浹漸漬在人之深歷年之久百姓雖不見堯而常見堯之德澤是

以堯之殂而百姓思之不能已也大抵刑政非不可以治天下但一時之間整肅而有條理久則必弛若德澤之柔撫久而愈新百姓思堯之義也雖然又足以見舜攝堯位二十八年之久凡一政事一號令皆遵堯之法而不變是以天下聞舜之號令如親聞堯之號令樂舜之德澤如親承堯之德澤舜承堯之心可體而見矣自此以前舜之治甚詳事皆自為自此以後舜之治甚畧任九官十二牧之外事若有所不

親者葢堯在上舜雖受位猶臣道也堯崩之後舜始
即位行君道故命官而不親於前可以觀坤作成物
之義於後可以觀乾知大始之義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舜既即位告于文祖之廟亦示不敢專也
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舜之繼堯法度彰禮樂著野無遺賢嘉言罔攸伏明
目達聰之事堯已盡之矣舜復詢闢明達何哉如日

之升何日不然積陰之後卒然出日光明精彩若以陽繼陽所謂光明精彩者不減於前亦不以其光之不減而廢升中之常度也舜之通下情出治之首也然亦有序四岳累朝之元老當代之蓍龜故先詢之闢四門所以來天下之賢也明目達聰以天下之耳目為耳目也上下遠近俱無壅蔽聖人作而萬物覩矣繼亂者急於下情之通舜受於堯而先此四事理之流通而不可壅雖治世不可忽也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

食者民之重也不傷農時則食自足教十二牧以為治之大綱也十二牧知此則諸侯莫不然矣此數語如桑麻穀粟初無驚人可喜之論大畧不過使民不失時遠者柔之邇者能之尊德信善皆於根本求之耳十二牧領此而歸守其土疆豈有為國生事如後世求邊功者哉此葢為治之當然後之興王雖不能

盡亦有暗合而黙昇者由是言之百世可知也而難任人難之一字甚嚴曰難者非特去之而已常有戒謹恐懼之意當時既無任人何難之有葢此心不可以不常存也少不戒謹恐懼則任人或得乘其間矣如人之身元氣雖固不廢保護則外邪客氣無自而入苟不於難任人留意則雖為治品目如前亦幾成而敗將盛復衰前功俱廢矣惟常難任人然後可以成功何者無人間壞隳廢之也如此則天下常治蠻

夷雖介在一隅豈不犂然有當於心其有不率服者乎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

舜曰者史官記事之法於舜即位之初言舜曰則自此以下凡稱帝者皆帝舜也百揆重任也故必咨於四岳奮庸二字不可不深求有能奮起事功以熙我之事者則使之宅百揆之職夫奮勵激昂之人興廢補弊之時用之可也舜之時天下已治矣復奮其用

不幾於生事乎天下之理不進則退中間無可立之理常存奮起之心所以為生生不窮日新之道一止則退雖極治之時此意常不可少推之學者亦然亮采惠疇為相之道也亮采者謂明天下之事謀王體斷國論必明於事而後可惠疇者謂順天下人才而任之人各有所長順而任之而已百揆者宰相之職求相於四岳也

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

僉曰司空伯禹可以當百揆之任矣帝曰俞深領四岳之言亦知禹可以宅百揆也所謂謀及乃心謀及卿士矣遂咨禹平水土之事使之復加勤勉以治百揆惟時懋哉者禹有平水土之功至於為相治天下亦勉此功而已則知百揆之任不可以苟得或謂禹不可矜水土之功而忽天下之務必加懋勉之功然後稱百揆之任則知百揆之任不可以苟居其意一也

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皐陶帝曰俞汝往哉

禹之遜所謂九官濟濟相遜和之至也帝灼知稷契皐陶可以宅揆禹之遜也出於誠實既深領禹之言矣而往哉之命終不可易以是知舜禹君臣之間誠實相遇禹不虛辭舜不虛受唐虞之象可知觀舜之命禹見舜有天下而不與焉夫殺其父而用其子都俞一堂舜無自疑之心禹亦安受其位而不慊不加一毫人偽純於天也

帝曰弃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寛帝曰臯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舜命此三人而三人皆不辭各自知其才果足以當此也舜之時烝民乃粒矣未嘗阻飢五典克從矣未嘗不親不遜蠻夷率服矣未嘗猾夏聖人為治常存不治之心也命弃之言至於播百穀民已足食則無

阻飢之患民不阻飢百穀其可已於播乎使弃常體阻飢之心見乃粒之民若見阻飢之民則於百穀不期播而自播而弃之事盡矣於阻飢之言見聖人乃粒烝民有無窮之心於播之一言見弃精神運用生生日新之意契與皐陶之事由此而可推矣五典天下之達道也安可不敬在寛者見聖人度量涵容如天地之大令契大其規模天下之衆盡置之五敎之中包含不遺此在寛之意况敬之中恢廓廣大無有

窮已也惟明克允允當也明則當其情矣敬敷五教在寛即慎徽之意也詳畧不同者聖賢之分也聖人安而行之故止言慎徽而已賢者則既言敬敷又言在寛大抵五典人心皆有而教自我出豈可不敬然敬非拘廹之謂寛者漸漬涵養使自發也古者合兵刑為一官兵即刑之大者三就輕重與輕重之間三居遠近與遠近之間也惟明克允者則於三就三居之間恐有差舛差舛則非允之謂也

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于殳斨暨伯與帝曰俞往哉汝諧

聖人事事物物無不全備工者金工土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之類與後世技巧工匠咸精其能者事同而意異也學者又當於若字求之諧之一字生於若之一字也

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

君為萬物之主凡天地之間一物失所舜見之皆已之責故上下草木鳥獸莫不有職以主之上下者高下之謂非曰上天下地也後世之君富國彊兵乃其職耳豈識代天理物之意哉民與物理一而分殊民且不恤況於物乎觀此足以見唐虞天涵地育廣大之象舜嘗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地平天成之後復使掌山澤之事蓋因其昔所經歷而用之若之為言反乎前之謂也雖然舜若鳥獸草木

任之止益一人而已其他命官皆治人之事詳畧不同者仁民而愛物之意也人各有倫分量等差不可踰躐禹之所遜人品之上者不可移而列於殳斨伯與朱虎熊羆也垂益之所遜人品之次者不可進而儕於皐陶稷契也則知分量大小非勉彊之所能及也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於夔龍帝曰

俞往欽哉

禮重事也故咨於四岳三禮者天神地祇人鬼之禮也典禮之官將以對越天地感格鬼神非至敬有道之士不可故曰夙夜惟寅寅者敬也自旦至暮無時而不敬也直哉惟清直者敬以直内之直而無私志邪慮也既無私邪之累則清明在躬無一毫足以汨其心矣敬之工於此可見典禮之事至重故再三命之帝曰俞往欽哉欽之用於禮為尤切也舜命九官

惟禹與伯夷咨四岳緩急大小之不同也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温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典樂教胄子夔之職兼二事也樂與教相關不可以不兼樂者廣大易直感人也深故掌樂必兼教之任動盪感發使人之良心油然而生教人之道無大於此周之大司樂掌成均之法漢之太常猶領太學其

意久而猶不廢也以此知教人不在規矩誦説之間矣直而温至簡而無傲皆教者之事也不直則道不見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不為拙工改廢繩墨又必温而後可親如即之也温之温詩載色載笑匪怒伊教是也直而温則不至於徑情矣寛者規模廣大也栗者工夫縝密也規模既大又必其中工夫縝密不縝密則有汗漫鹵莽之患矣剛者師嚴道尊之意無虐者又必使人不至於不安之地不彊其所不

能也簡者簡默自居如舉一隅引而不發之意無傲者不可以天下之才為不可教而不屑也詩言志志者詩之所出詩者樂之所本歌此詩而長言之於歌詠長言之中自有高下抑揚五聲成焉十二律以和之是以成八音八音能諧和而不相奪倫神人是以和葢樂從人心出聲音之道與政通此理未嘗間斷政事有差舛人心有沾滯見於音者不得其諧在顯則人失其和在幽則神失其和矣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或者以為脱簡亦未可知不然夔若自言其功益間

舜之言心領神受曰於予擊拊之際百獸尚將率舞

則神人以和可知

帝曰龍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

納朕命惟允

讒說黜白成黑殄行自絶其行詭異之人也間見之

間易於驚怖故命納言之官以通上下之情龍之命

在九官之後者葢太平無事之世深恐邪言足以亂政如人之身平居無事脉絡流通則外邪無自而入天下已治通達上下之情不可無人委之專職則責重而察之也時納言之司通上下之樞紐舜時雖無此事通塞之繫治道之大無時而可忽也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

此段與命九官之文通看意味深至欽哉惟時亮天

功二十有二人治職之統要也惟其欽故不失時如介于石不終日貞吉敬心不存則當為之事或至懶弛惟敬心無間斷則事不先時不後時矣凡九官所治之事皆天工也逐官所命無非欽哉惟時亮天功之意三載三考待之以久也於此見堯舜寬大又與王者氣量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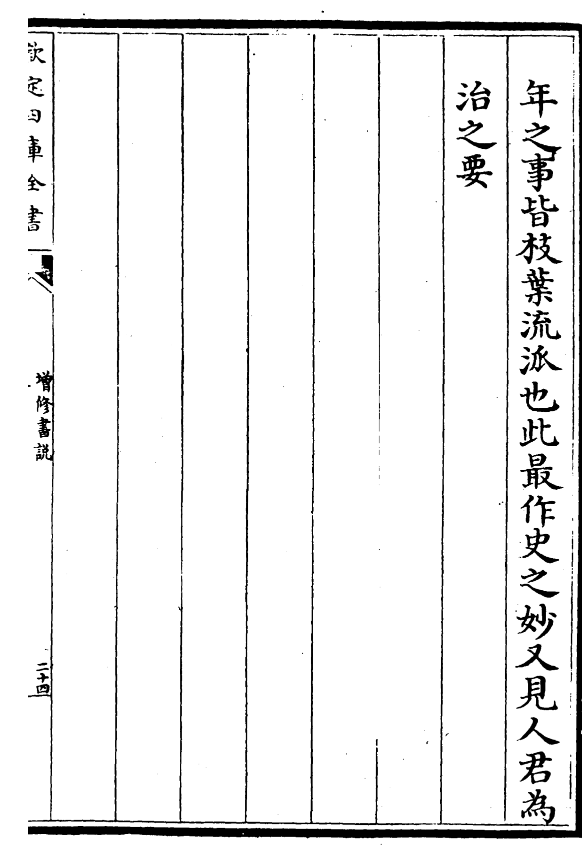
分北三苗

三苗左洞庭右彭蠡本在南方至於此遷之北如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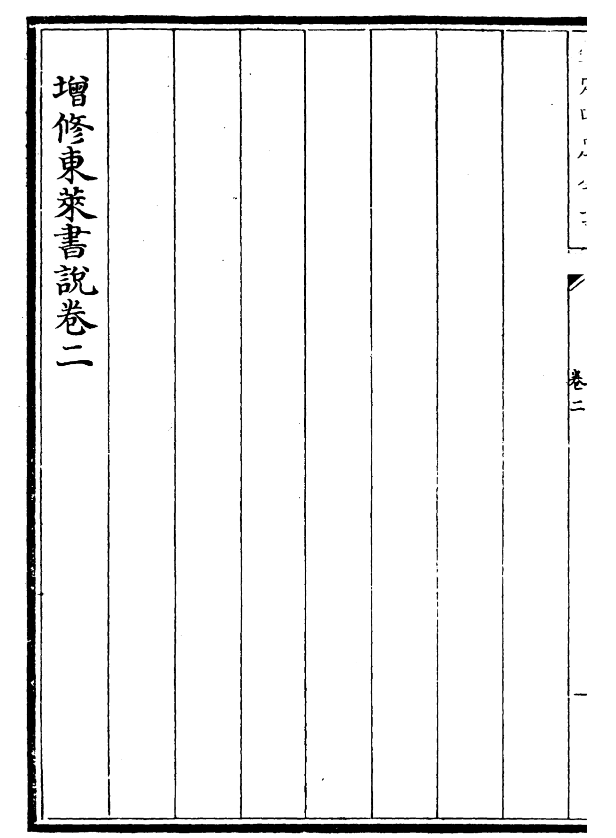
商頑民變薄俗之道也前此竄三苗但竄其君耳惡黨未化故遷之於此史官獨載分北三苗與堯典獨書共鯀之事同見萬國皆順軌也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舜自初即位至陟方乃死凡五十載今舜典一篇載舜即位一年之事若不能盡五十年之治葢舜之治天下自始立規模後之號令紀綱非無變易而皆自此出也史官載其一年而畧其餘規模一定四十九



年之事皆枝葉流派也此最作史之妙又見人君為治之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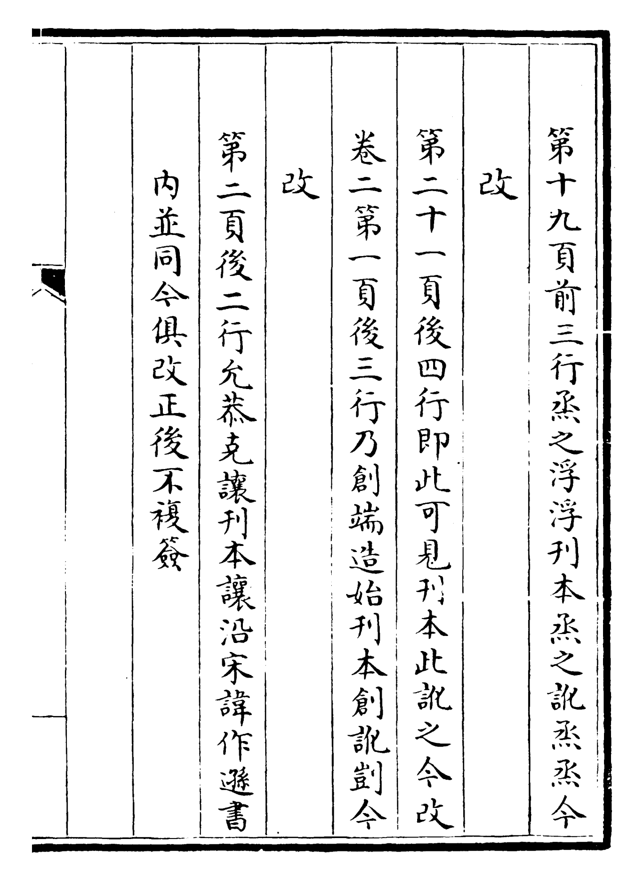
增修東萊書說卷二

謹按此書向惟通志堂刊本流傳内有禹貢圖說而無圖疑是遺脫因考書經傳說彙纂所載舊本禹貢山川圖其方隅位置及圖中注字悉與此說相合是彙纂所題舊本雖未載其出自何人或即呂祖謙時瀾輩相傳之說亦未可定今按圖補入謹備識之

圖說第十一頁前二行未可知下刊本衍曾氏云以事辭考之八字蓋因下一條首句而訛今刪

此書自堯典至召誥説皆時瀾所著其自洛誥以下則呂祖謙原本也但既統名之曰增修東萊書説則撰人名氏難以前後分題故原本惟於首卷標曰時瀾修定以下皆不書今竝仍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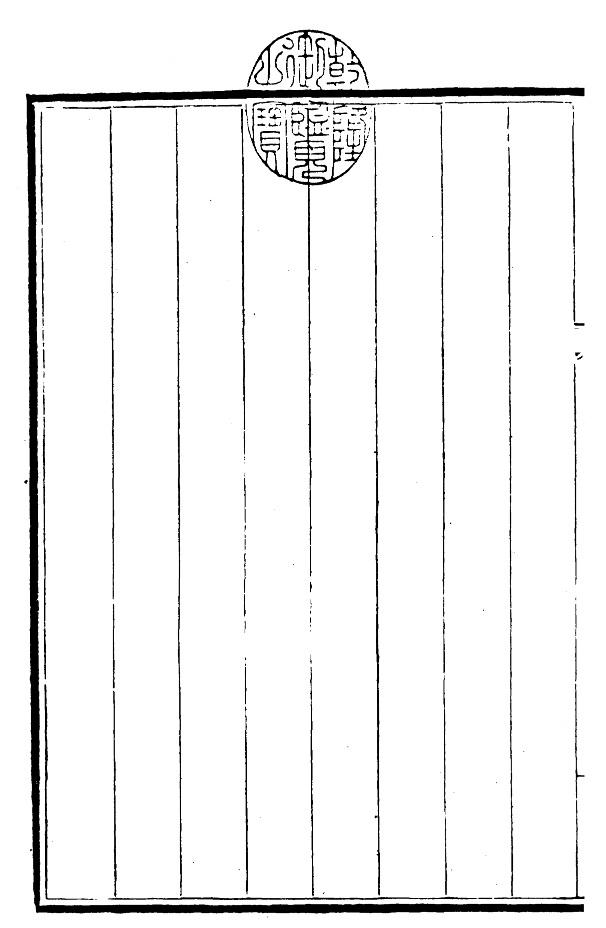
是書於每篇標目後全載書序而於序末又複出篇名如曰堯典堯典之類或聯寫或空一格且或有或無體例殊不畫一今悉據書序原文刪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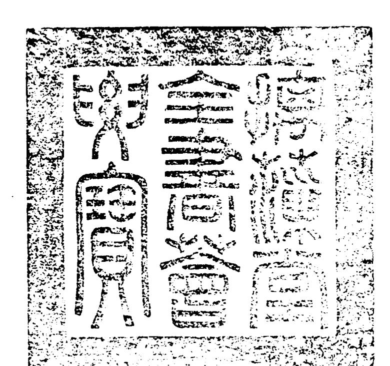

第十九頁前三行烝之浮浮刊本烝之訛烝烝今改

第二十一頁後四行即此可見刊本此訛之今改

卷二第一頁後三行乃創端造始刊本創訛剏今改

第二頁後二行允恭克讓刊本讓沿宋諱作遜書內並同今俱改正後不複簽





覆校官檢討臣李學錦
校對官編修臣朱依魯
校對官庶吉士臣蕭九成
謄録貢生臣江長鍹
謄録監生臣左顒若